



在公社大道上

ZAI GONGSHE DADAO SHANG



50.70

在 公 社 大 道 上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5年·沈阳

在公 社 大 道 上



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，出版（沈陽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中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陽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·41,000字·印數：1--40,000 1965年9月第1版
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：T10158·469 定价：(5)0.16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集。这些小说，都是业余作者创作的，从各个角度反映了社会主义农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。

《在公社大道上》描写了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兽医。《秀清嫂子》刻画了一位热情泼辣，对集体事业尽心尽力的军属。《支援》反映了工农之间的深情厚谊。《树木成林》《妈妈》《红缨鞭》则歌颂了老一代一心秉公，精心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高尚品德。

目 录

秀清嫂子·····	单继仁 (1)
树木成林·····	刘瑜、李世栋 (13)
支 援·····	金畅龙 (25)
紅櫻鞭·····	肇玉玺 (33)
“老軍需官”·····	高其昌 (38)
媽 媽·····	高其昌 (47)
在公社大道上·····	单继仁 (54)

秀清嫂子

单继仁

我本来打算在四队研究完农具需要量，当天就步行三十里赶回供销社。谁知等四队长等晚了，只好在这留宿。

如果是个男同志，到哪都可以挤一宿，可是我是个女同志，这就不能不使四队长费一番思索了。他低着头，无目的地瞅着我那带梁的黑布鞋，寻思了一会說：

“走，到秀清嫂子家去。”

“她家几口人？”我跟着四队长走了几步問道。

“三口。”四队长答应着，回头看了我一眼又說：“她有个婆婆和一个五岁的儿子。前几天她小姑子生孩子，她婆婆上姑娘家去了。儿子叫爱山。昨天她儿子病了，今天她沒下地。”

“她爱人呢？”我問道。

“一九四八年参军，现在已经十七、八年啦。只是在休假的时候，从部队上回来过几次。”四队长說完，又向我介紹起秀清嫂子来：

“秀清嫂子是咱村里最能干的妇女，无论啥活她都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去，而且干的是有板有眼。她常說：‘咱是軍人家屬，干啥都得起个带头啊！’她男人也常来信鼓励她，

所以，無論啥事她都走在前頭。她婆媳兩個處的也好得沒法再好了，她下地干活，她婆婆在家看孩子做飯，婆媳倆從沒紅過一次臉。”

說話間四隊長把我領進一個小院，並告訴我這就是秀清嫂子的家。

四隊長向屋裡喊了幾聲，屋裡沒人回答。他緊走几步開門向裡一看，回過頭失望地說：

“不知她又上哪去了，咱這位秀清嫂子可就……”

“就咋的？”

一聲大喊打斷了四隊長的話。我還沒明白這是咋回事呢，只見一個婦女象陣風似地沖到四隊長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叮叮地問：

“你說我咋的啦？”

我想這可能就是秀清嫂子了，便站在一旁等着四隊長安排。可是，沒等四隊長說上兩句話，秀清嫂子便象連珠炮似地把四隊長的話壓下去了：

“劉老大的腳扎得挺厲害，你當隊長的怎么不給想想辦法？是送醫院看看哪，還是买点藥什么的……”

“這都研究了，一會大車回來就連夜把他送醫院去。”四隊長急忙解釋着。

“別提車了！”這位秀清嫂子有點生氣地說，“我問你，那匹枣紅馬已懷駒七個多月，怎么還让它干那么重的活？若累掉了駒咋辦？還有……”

四隊長一看情形有些不妙，趕忙向秀清嫂子一揚頭，滿面堆笑地對她說：

“得了秀清嫂子，都怨我，我承认錯誤就是了，这些队里研究研究就解决。”

“多咱解决？”

“馬上回去研究完了就解决。”

“嗯，这还差不多。”秀清嫂子說着滿意地笑了。四队长回头指着我說：

“秀清嫂子，来了位客人，今晚住在你这行不？”

秀清嫂子沒說啥，便把目光移到了我的身上。我本来没有什么特殊打扮，白伏綢上衣，洗掉色的学生藍褲子，短头发上別了几个黑卡子，穿戴比农村姑娘还要素靜。可是秀清嫂子还是上下打量我一陣子才开口問道：

“从哪来？”

“供銷社。”我看了她一眼答道。

“吃飯沒？”

我張嘴剛要回答，四队长急忙接过去替我說：

“还没吃呢，你安排一下吧秀清嫂子，我还有事。”四队长說着轉身就要走。秀清嫂子急忙喊：

“你脚上抹油了咋的？痛快給我回来！”

“又是啥事？”四队长站在大門口，回轉身来問。

秀清嫂子大步流星地奔到四队长面前問：

“明个我干啥活？”

“不是叫你拉馬料嗎？”

“都拉完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四队长有些吃惊地說，“不是給你拿来两天的嗎？”

“两天的活就不許一天干完嗎？”秀清嫂子反問道。

“你可真行，秀清嫂子！”四隊長贊許地說着，伸出了大拇指。秀清嫂子摆了摆手說：

“我不得意这一套，痛痛快快地說，明个我干啥？”

“現在不好說呀，等我們商量一下再告訴你吧！”

秀清嫂子点头同意了。四隊長去后，她这才轉身向我走来。

看上去秀清嫂子也不过三十四、五岁，中等个大臉盘，衣裳袖子挽到胳膊肘以上，腰中系个帆布圍裙，看起来很洒脱。她用手理了理烏黑的短发，指着我身边的一个板凳毫不客气地說：

“你在那坐一会嘛，也不是个千金小姐，还得別人搀着？常出門的人干嘛还这么扭扭捏捏的。”

我在板凳上坐下来，秀清嫂子又望着我問：

“餓了吧？”

“不餓。”我搖搖頭說。

“先克服一会吧，我那还有点馬料沒拉完，等一会我再給你做飯。”她說着头也不回地向屋里走去。

虽然我們還沒說上几句话，更談不上熟悉。但是秀清嫂子那充沛的劳动热情却一下子感染了我。我也坐不住了，拿起門旁的杏条扫帚就刷刷地扫起院子来。我剛剛扫了几下，秀清嫂子手里拿把炕笤帚，走到我身旁制止說：

“暴土揚場的別扫了，免得刮到馬料里牲口吃了牙碇。”

听她这么一說，我只好住了手，她望着我笑了笑說：

“你要閑不住就这么着吧，屋里有現成的柴禾，你把南灶坑点着燒点水。”

“行。”我答应着放下扫帚就往屋里走。秀清嫂子也迈着“登登”山响的步子走了。

我点着火，添上水就燒了起来。这时房山头傳來“隆隆”的拉磨声，和秀清嫂子吆喝牲口的声音。我走到里屋往南炕边一坐，便打量起屋里的摆設来：屋里东西并不多，收拾得却很干淨，炕上地下連根草棍都沒有，处处說明这儿的女主人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。北炕上一个孩子正在熟睡，这可能就是四队长說的爱山了。我走到北炕前，拉了件布衫給孩子盖在身上。这时我发现十几本书整整齐齐地摆在箱盖上的座钟旁边。“秀清嫂子还看书呢。”我想着走上前，拿开笔记本，下边是很細心包着书皮的毛澤东选集。书皮上面写着：奖給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楊秀清同志。“楊秀清？……这可能就是秀清嫂子的爱人了。”我沉思着拿起书翻了翻，里边有的文章讀过了，重要地方还用鉛笔画了道道。我还想翻下去，猛的想起自己还有任务在身，放下书便向外屋走去。

鍋里的水已經开始冒热气，我蹲下来又往灶坑里添了把柴禾，突然里屋的爱山哭了。我急忙站起身回到里屋，撫摸着爱山的肩头哄起来，我很怕孩子鬧影响秀清嫂子干活。

“吁——”房山头傳來秀清嫂子的声音，接着“隆隆”的拉磨声也停了。工夫不大，随着外屋的开門声，秀清嫂子扯着嗓門嚷起来：

“你是要退猪还是要洗澡？”

我一听这话，抱起爱山走出来望着秀清嫂子问：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烧这么多水干啥？”秀清嫂子指着锅问。

“你不是叫我烧水吗？”

“咳！”秀清嫂子一拍大腿说：“我怕你喝不惯凉水，叫你烧两碗开水喝。”

“我以为你要做饭呢。”我们说着话，爱山就不怎么哭了。秀清嫂子进里屋用毛巾擦了擦脸，回来后把爱山接过去望着我问：

“你看我书了吧？”

“我看了看。”我说着又问她，“秀清嫂子，你家大哥叫杨秀清吗？”

“嗯！”秀清嫂子笑着说，“杨秀清是俺那口子，这书就是他给我邮来的，他来信对我说，要想干好工作就得读好毛主席的书。乍起头，我还不知道毛主席的书好在哪，后来，我越读心里越亮堂，越读干工作越有劲，有点工夫就想拿起毛主席的书看看，跟你说吧，毛主席的书我是读上瘾了。”秀清嫂子说完，指着锅台后的一个盆对我说：

“你把锅里的水舀到那个盆里，留着一会你洗脸。有现成的饭，我做点菜咱们就吃饭。”秀清嫂子说完抿嘴一笑，把爱山放在地上说：

“到外边自个玩去吧。”

爱山眨巴眨巴圆溜溜的眼睛乖乖地走了出去。我一边往盆里掏水一边问：

“爱山不是病了吗？”

“小孩子家头疼脑热的不要紧，蹦几个高就好啦。”秀清嫂子不以为然地说完，就动手做起菜来。

秀清嫂子真是个忙人，从我一进她家的门，就没见她有闲着的时候，就连吃饭她都是忙三火四的。我一碗饭还没吃了，她就大一口小一口地吃完了。她把筷子和碗往桌子上一摆，“登”地一声跳下地用毛巾擦擦脸，指着桌上的饭盆对我说：

“吃了自己盛，别装假，没什么好吃的，不过可得吃饱。我还得收拾收拾磨去。”秀清嫂子说完就走，走到门口突然又煞住脚回过头问我：

“这回俺们队上都买啥啦？”

我放下筷子从兜里掏出手册，看着上边念道：

“套包子六个，大车套两副，鞭子四把，木锨八个，铁叉……”

“得得，甭念啦。”秀清嫂子不耐烦地说着，三步两步地走到我跟前说，“拿来我自己看。”

我把手册送给她，她看着看着直皱眉头。看了一会她猛地把手伸到我面前说：

“把笔给我使使。”

我急忙拿出钢笔递给了她。她迅速地摘掉笔帽，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在手册上划了起来。我一看这情形，着急地喊道：

“秀清嫂子，你……”

“甭着急，我不能把你的手册和钢笔吞了。”秀清嫂子划完，把笔和手册送到我面前说：“我看照原先写的那样什

么都买不怎么合适。你先把本拿着，这个意見我得找队长提提。”

我赶忙接过来一看，只見她把队里买东西差不多都給勾了，就是沒勾的数量也少了不少。我望着她有些迟疑。

秀清嫂子瞅了我一眼說：“你們供銷社的人就知道多卖点貨，不好給算算賬？有些东西不是去年买了嗎？”

“我今年才来，有些情况还不太了解。”我解釋說。

“毛主席不是告訴咱們做啥事都要調查研究嗎？你咋不調查調查？”

秀清嫂子一句話把我所要說的話都給堵了回去。是呀，我沒給生产队当好參謀啊！我內疚地想着，臉上感到热乎乎的。我又望了秀清嫂子一眼問：

“不过，减这么多，队里能同意嗎？”

“这就要看該减不該减了。队里从来都是願意听咱貧下中农的意見的。”秀清嫂子果断地說着，轉身“登登登”走了出去。

虽然跟秀清嫂子初次相識，可我却从心眼里喜欢她那潑辣辣，心直口快的爽直性格。

秀清嫂子想让我舒舒服服地睡一觉，特意把炕头給我騰了出来，灶里又多添了两把火。岂不知我这睡慣了床的人怎能受得了这热炕的煎熬？躺在炕上說啥也睡不着。正当我翻来复去之际，突然大門口傳來四队长的声音：

“秀清嫂子！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爱山好些嗎？”

“好了。”

接着是一陣沉重的脚步声。秀清嫂子問：

“你拿这些东西上哪去？”

“明个大車到县里拉化肥，这些麻袋得縫縫，我去找人連夜赶着縫出来。”

“还上哪去找，我不是个大活人嗎？放这我給縫吧。”

“这哪行，你忙了一天也該歇歇了，我走啦。”

“回来！”秀清嫂子的声音提高了許多，“叫你放在这你就放在这嘛，我找你还有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四队长問。

这时，我从炕上坐起来，扒着窗玻璃向外一看，一輪明月不知什么时候升了起来，只見秀清嫂子一把夺下四队长抱的麻袋，轉身往院里走。四队长也无可奈何地跟了进来。秀清嫂子把麻袋往地上一扔，望着四队长問：

“今年年景不錯吧？”

“正經不錯哩，你秋后看吧，社員的收入保证比去年还要多。”

我隔着玻璃虽然看不清四队长的面部表情，听声音也知道他是十分兴奋。秀清嫂子又問：

“队里的公共积累也能比去年多吧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！”

“有了錢，大手大脚地花点也不要紧是不？”

“这叫啥話！”四队长听出秀清嫂子的話里有話，忙說：“丰收了咱也不能忘了節約，也得精打細算，能省就

省，决不能浪费！”

“哼！你说得倒挺好听！”

“怎么？”四队长不摸头脑地问。秀清嫂子向前凑了一步说：

“我问你，你既然知道节约，为啥还买那么多套包子、大车套、鞭子、木锨什么的……”

“这都用得着嘛！”四队长急忙拦住她说。

“用得着？”秀清嫂子反问了一句，又说：“我问你，套包子坏了用破麻袋片补补行不？鞭子买不买能咋的，光为了图好看？咱们是搞生产也不是相姑老爷，打扮那么漂亮还能增加二斗粮？大车套买一副就行，那一副用旧的接一接不也一样吗？……”

我望着四队长那沉思的样子，知道他在考虑秀清嫂子提出的問題。过了一会，四队长说：

“我看象你说的那么办也行，明个队里再重新研究研究。”四队长说着转身刚要走，秀清嫂子又问：

“明个我干啥活？”

四队长站住脚想了一下说：

“今个你一天磨了两天的马料，这些麻袋还得连夜补出来，我看明个你就歇一天吧。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！”秀清嫂子不同意地说，“人家工厂的工人一年提前好几个月完成任务，照你这么說，完成任务以后他们也得歇好几个月唄？”

四队长被秀清嫂子顶得一时啥也没说出来，停了一会才说：

“咱們跟工厂不一样嘛。”

“有啥不一样的？不都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嗎？”

四队长也許是沒詞了，轉身一边向外走一边說：“干啥明天再說吧！”

秀清嫂子向大門口張望着，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秀清嫂子补麻袋补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太阳已經出来老高，秀清嫂子和爱山都不知哪去了。我穿上衣服迭被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枕边压着个紙条。我急忙拿起来一看，只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：“飯在鍋里，我下地干活去了。”不用說这是秀清嫂子写的。

吃完饭，我就到四队办公室去落实购买的农具数。一进办公室，和四队长打过招呼后我就問：

“秀清嫂子下地干啥活去了？”

“拔草去啦！她这个人是一点也閑不住。前天爱山病了，她沒下地，就纏着我給她找点家里的活。她拉了一天馬料，昨晚补麻袋熬到半夜，今天一早把爱山送給人看着，就跟大伙一块下地去了。”

四队长說完沉思了一下，又以商量的口吻和我說：

“昨天准备买的那些东西……”

我不等他說完，就接过來說：

“不买那么多了是不？”

“誰告訴你的？”

我順手从兜里掏出手册，迅速地翻了几頁，送到他面前

說：

“看看吧！”

他接过去看了看，抬起头来望着我問：

“誰勾的？”

“秀清嫂子。”

四队长点点头沒說啥。我接过他递給我的手冊后說：

“我很喜欢秀清嫂子这个人，她太好了！”

“不光你說好，村里人誰不夸秀清嫂子好？每年評五好社員时，头一个就是她。她对待集体比自己家都为重。这些貧下中农，真是咱們生产队的頂梁柱哇！”四队长說完，臉上流露出贊許的微笑。

研究完工作，我就和这个可爱的地方告別了。我虽然暂时和秀清嫂子分开了，可她那爽朗的笑声却时时在我耳边回蕩着，她那潑辣的性格和工作热情使我永远不能忘怀！